

世界公評四部最偉大的電影原著  
《亂世佳人．魂斷藍橋．鴛夢重溫．翠堤春曉》

# 鴛夢重溫

■本書於一九四二年拍成電影榮獲十大青座片第三位

## RANDOM HARVEST



原著□詹姆斯·希爾頓■翻譯□林正義

# 目錄

## 第一部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過眼雲烟 | 五  |
| 是幻是真 | 十四 |
| 初次約會 | 廿二 |
| 女人的嘴 | 廿五 |
| 心理分析 | 卅二 |
| 別墅之行 | 四五 |
| 涼夜話舊 | 四八 |

## 第二部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茫茫人生 | 五九 |
|------|----|

### 第三部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黯然而歸 | 六   |
| 親人孤疑 | 七〇  |
| 躲避紛爭 | 八五  |
| 拒受遺產 | 八九  |
| 重讀劍橋 | 一〇〇 |
| 愛河同遊 | 一〇三 |
| 投機末路 | 一一一 |
| 接管公司 | 一二五 |
| 東山再起 | 一二九 |
| 盲戀畸戀 | 一三六 |
| 婚約突變 | 一四八 |
| 臨戰心情 | 一五三 |
| 偶然謊言 | 一五七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記憶火花 | 一六四 |
|------|-----|

#### 第四部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殘廢遇艷 | 一七五 |
| 園丁工作 | 一九四 |
| 熱鬧一晚 | 二〇七 |
| 不安潛逃 | 二二一 |
| 富爾敦業 | 二四三 |
| 私奔結婚 | 二五二 |
| 牧師的家 | 二五六 |
| 禍起瞬間 | 二六二 |

#### 第五部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恢復知覺 | 二六九 |
| 調查往事 | 二七一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人海找尋..... | 二七八 |
| 心事夢圓..... | 三〇〇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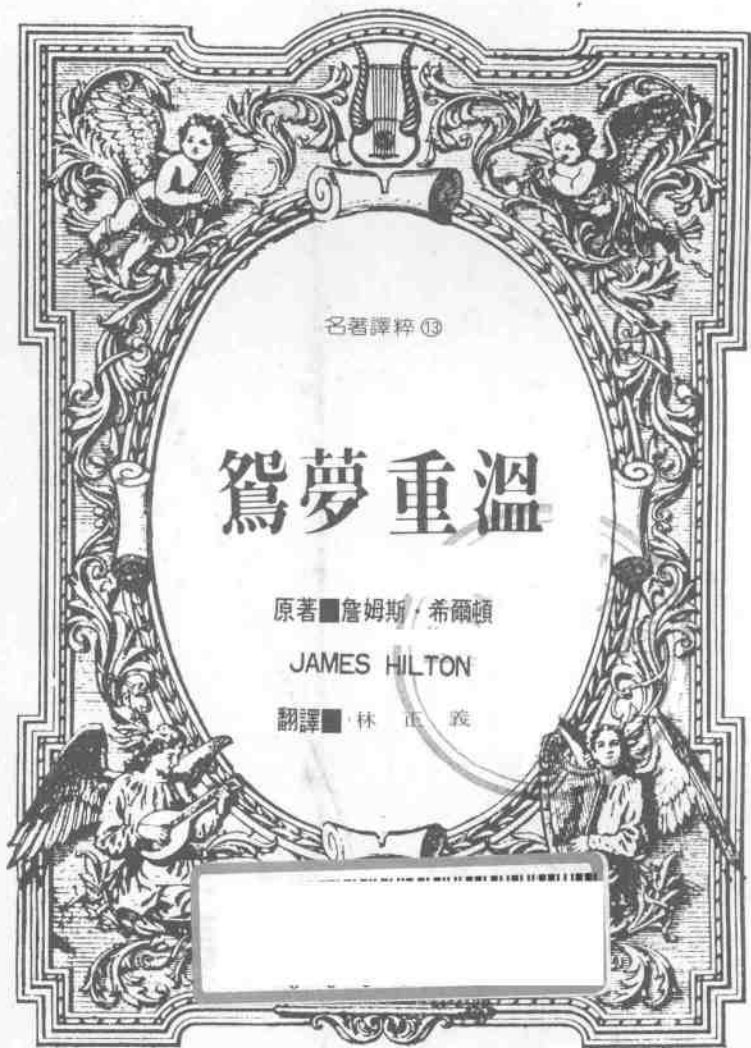
名著譯粹 ⑬

# 鴛夢重溫

原著 ■ 詹姆斯·希爾頓

JAMES HILTON

翻譯 ■ 林 正 義





## 譯序

「驚夢重溫」是一部以亂世兒女的愛情為題材的書。它的內容精緻，描寫細膩，乍看之下難免令人懷疑，在這樣紛擾的塵世中，竟然會有那麼美麗、那麼詳靜、而且充滿羅曼蒂克的愛情存在，然而却會使人心嚮往之，並且從故事中體會人生的真諦。

本書是以一次大戰後的英國為開端，描述一位在英國麥爾培萊地方療養院內療養，對過去的一切失去記憶，並且不知道自己原來身份的軍官之故事。這位對往昔毫無所知的軍官被喚為約翰·史密斯。大戰勝利那天晚上，他乘著守衛不注意，擅自離開療養院獨自在街上漫步時，邂逅了一位名叫芭拉的女演員。她深深同情史密斯的境遇，再加上他那文雅的外表，使這位女郎即墮入情網，經過一段交往後，他倆結為夫妻。

為了彌補家計，史密斯開始寫些短稿在該地的報上發表。一個下雨天，他在前往報館途中，不慎被車撞傷。經過這場衝激後，他竟然恢復了往昔的記憶，但是對於住院至結婚的這一段往事却又一無所知了。

憑著往日的記憶，他回到自己的故居，也回復了原來的身份——查理·雷尼，英國屈指可數、家財萬貫的大財閥的少東。返家後，為了挽救日見敗落的事業，他毅然去學從商，時

緣因會，逐漸在實業界及政壇上闖出了天下。這時，芭拉隱瞞著自己的身份，找到她的愛人，擔任他的秘書職務。可是此時查理對她全無印象。由於自感身份懸殊，她不敢向他提起過去的事情。漸漸地，查理愛上了這位秘書，與她結了婚，她真的成了雷尼太太。但却不再是「芭拉與史密斯」了，往日的濃情密意已不復追尋。在憧憬的記憶中，查理一心在追尋那一度失去的往事，而渾然不知妻子便是他的愛人。

雷尼太太得知查理心中的鬱結，她亦為之抑鬱寡歡，於是駕車以遣心煩。車子駛進一座名為皮青屋的村落後，像有心靈感應，她爬上山，在兩峰的低地處，查理困頓、頹喪而茫然若失地躺在那裏，她展開雙臂，向他飛奔，這時，他才恍然大悟地想起了，她就是二十年前與他共遊此地，如今尋遍不得，心所耿耿的芭拉。誠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」有情人終於再度重逢。

此書曾於一九四二年改拍成電影，由葛麗亞·嘉遜與羅納德·考門主演。自有電影迄今，世界影壇公評為四部最偉大的電影之一。（亂世佳人、魂斷藍橋、驚夢重溫、翠堤春曉）該片之能得到如此隆譽，端賴原著一半之功。

## 第一部

### 過眼雲烟

火車在大地上蠕動，軋軋的吼着，繼而飛馳，飛馳，飛馳！

一個初冬的早晨，那時已十一點鐘，一個善意的「忙」人看了錶大聲的報告鐘點，這樣一來，便在餐車中的我們都覺得異樣，不自然的放下飲料和報紙，花費了兩分鐘的時光靜默迷惘地互相注視着或瞧着窗外。在這急行的火車中，沒有人來干涉他人的行動。就在這一刻功夫，我注意到一位瘦長、黑髮而又表情嚴肅約四十餘歲的神士；他穿戴整齊又乾淨，配合着一股脫俗的神氣。我不知道他從頭等還是三等車廂邊移過來，英國人總是這樣平平凡凡的循規蹈矩，不使人注意。

當他向窗外瞧時，我注意到他眼光的變化——從注視到凝視，再從凝視到全神貫注的睜視，他的雙眼閃閃有光，集中在一處，好像在人群中突然發現了一個人，同時，火車一側，杯中的咖啡灑在桌上，這使我們有談話的機會，我先向他打了個招呼，他回過頭來回答我，眼中的目的物已失去，滿臉狐疑不決的神氣。我隨口談到那塊曠野的美景（那天的晨景的確很美）山峯上蓋了昨夜的白雪，一隻雙峯的駱駝與火車一快一慢地在山谷中前進。「那地方是米葛爾（Mickle）山，」我說，一面用手指着。

然而他竟這樣的問我：「你可知道此雙峯間有一個小湖嗎？——很小的湖。」

走道那一邊桌上兩個人插嘴進來，我想他們也許受了他人的影響（餐車中已充滿了談話聲）而耐不住要發表幾句，其中一個說有這麼一個小湖（假使你稱它爲湖的話），但實際上它祇是一塊水沼；另一個說根本沒有什麼湖，大雨後會有一塊濕地。第一個說話的人同意了這個意見，接着他們又說，雖然都是當地人，但都沒有爬過米葛爾山。

我彬彬有禮聽着他們的談話，謝謝他們的好意，便皆大歡喜的結束了這個話題。直到他們在蘭開司地方（Lancaster）下車後，我才斜靠過桌子對他說：「與本地人不值得爭辯什麼，不然我早回答你的問題了，因爲我昨天還在山上。」

他的眼中又有了閃光：「你在山上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有爬山作消遣的怪癖。」

「那麼你看見過那湖了？」

「並沒有什麼湖或像湖的水沼。」

「呀——」他失望似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很失望？」

「噢，不——大約我想到別地方了。我的記性很不行。」

「對於山脈而言？」

「對名字也記不起。它叫米葛爾嗎？」他唸米葛爾時，好像要從聲音中辨出些什麼來。

「那是本地的名稱。這山很小，地圖上也找不出來。」

他鄭重其事的點點頭拿起一張報紙來。

車窗外面的——一條公路上，經過一隊兵士，這使我們的談話換了話題——關於希特勒、歐洲現況、戰爭的可能性等類問題，這類話題使我問他可曾參加上次大戰。

「參加的。」

「那麼你一定願意談談被你忘記的東西？」

「但我已把有些東西忘掉了一部份。」他又加了一句，好似引自己遠離話題：「我想你太年輕了？」

「上次大戰我太年輕，但下一次就不年輕了。」

「沒有人在下一次大戰覺得太年輕或太年老。」

同時車中人的話題談及上次大戰中依普里斯和加里波里兩地的戰役；我對他說英國人這時候都回憶到他們戰時經驗了。「假使你已把往事忘記，你算很幸福的。」

「我沒有說已全部忘掉。」

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故事，縮短起來有如下述：

在法國地方苦撐數月的壕溝戰時，一個英國軍官想到製造一個爲德人信賴得過的間諜來供給假情報，使敵人中計而失敗。這事的第一步要使這樣一個間諜先得德人的信任，要做到這一步須先要供給一些正確的情報。因此在實行這計劃前的數星期中，小隊兵士在夜間越過無人地帶向德軍偷襲，而德軍機關槍手因事先有情報把來襲的聯軍射死了很多。偷襲的英軍中有一小隊兵士由一個青年帶領着，這是他入伍後第一次上前線。他領導了兵士作這個傳奇式的攻擊，不久他發現奇襲失敗，他和幾個受傷的兵士躲在一个砲彈洞裏，這洞離德軍壕溝很近，德兵的談話聲清楚的傳送過來，他懂得德文，從聽得的話和事前在司令部裏竊聽到的一些事接連起來，他發覺了這密謀的全部計劃。於是使他們更覺傷心。他的半身浸在泥漿中，腿部的創傷使他痛得發狂，痛苦的瞧着他受傷更重的同伴。破曉前，一顆炸彈在幾碼路外爆發起來，殺死了他受傷的同伴，也使他的頭部受了重傷——他的視力、聽力及腦力都受了嚴重的損傷。

(註)加里波里(Gallipoli)爲土耳其的小島，位於愛琴海和達達尼爾海峽之間。

「以後怎樣呢？」

「噢，他好好的復原了——除了失去了一部份記憶力……他還活着。當然當你冷靜的想一想，這種事在戰略上也很普通。這策略雖說很卑鄙，但要打敗敵人，顧不了這麼多。」

「你說得很消極，倒像自譬創解。」

「你的話大概不錯吧。」

「我想你就是那個死裏逃生的兵士。」

他遲疑了一會，狡猾的笑了笑，回答說：「即使我否認你也不會相信。」我不接口，等了一下，他繼續說：「回想起來很覺奇怪，一人的死亡出於雙方計策——這倒使人生增加了額外的意義，有如佩了某種勳章的心境。」

「那麼我應該猜度一下。」

我等他再作更詳細的註解，但他靜默了很久，然後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忌蘇打。「你也來一杯嗎？」

「不，謝謝。」

「你不喝酒嗎？」

「早晨不常喝的。」

「我也不常在早晨喝酒，其實我平時也並不多喝。」

我覺得這些瑣碎的談話正想把他內在的情感壓制住。「回到你剛才說的話題吧。」最後我這樣說，但他打斷話頭：「不，不要回到原題——再談也沒有什麼用。大家都談着上次的大戰，同時又懼怕下次的戰爭，談戰爭幾乎成爲一種風氣了。」

「一年中除了一天，恰巧是今天。我們不能不受些顧忌。」

「那要感謝兩分鐘戲劇式的靜默了？」

「不錯，應當感謝，我們英國人也需要開開口說兩句話。」

他對侍者端上來的酒笑了笑。「這樣你以爲一年中放肆一次沒有害處嗎？」

「我以爲這倒很有益處的。」

又是一笑，「或許這樣——假使你相信那些心理分析學家的胡說。」

「那麼你不是心理分析學家。」

「假使你是心理分析學家，恕我很唐突。」

「不，我祇是對那事有些興趣罷了。」

「下過功夫研究過嗎？」

我說我下過功夫，這是事實，因爲我曾爲哲學研究會寫過幾篇關於心理學的文章，他點點頭，又看了一會報。火車在郊區的花園中疾馳，他又抬起頭來好像有話急於要說。突然間他回復到起初的熱誠說：「好——聽着——不要譏笑我……你或許也會有同感……有時候我覺得（假

使不算荒謬的話）我的一半已屬了別人。幾種偶然的小事，聲音香味或報上的名字，或看到了一件東西，或者有人會提醒我——但是還抓不住我失去的東西。這像鬼火一般的記憶，在我要捉住它前就躲得無影無蹤的。……舉例來說，當我今晨看到那座山，我覺得我會到過那裏——我幾乎知道我到過那裏……我能看到雙峯間的小湖（為什麼呢，我在湖水中洗過澡）湖邊還有一塊跳板一樣突出的石板。我在那裏住了一天，在樹蔭下熟睡，又在太陽下醒來……但我現在以為從來沒有過這件事，那是因為你說那裏沒有湖……你以為我的思想毫無意義嗎？」

「不見得，這倒並不是一種異常的經驗。」

「噢，不是嗎？」他有些不知所措，大概由於發現了他自己並非與人有所不同緣故。

「狄尼（Dune）說：這是由於一種記憶着一半的夢幻，你應該讀他寫那本『時間之實驗』（An Experiment With Time）。他說（他的原理大概是這樣）夢幻能預知將來，平時我們把夢境中的事都忘記了，祇有脫逃的記憶能在事實來臨前給我們一些先兆。」

「那麼我曾在夢中看見過這山嗎？」

「大概如此，就是不能證明。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理論，無論如何，你的感覺很正常。」

「我不承認像我這樣的感覺算完全正常。」

「這種感覺使你煩惱嗎？」

「有時候使我煩惱。」他神經質的笑了笑：「但我沒有理由來煩惱你。好了，我們談些別的

東西吧——板球戲——測驗比賽……英國要變成怎麼樣？……」

「今天不像談板球的時光。」

「我曉得靜默之後的聲音更大……其實我要證明的祇是我不是十足的瘋子罷了。」

「大多數人總有些瘋癲的地方。這是可原諒的。」

「假使他們不使旁人痛苦。」

「爲什麼不，你以爲人可以隨心所欲？」

「我並不要這樣——不是有意的。」

「那麼這是無意的了，這最不好。你的情形並不嚴重。」

「你這樣認爲嗎？你以爲……以爲這種記憶的特點不值得煩惱嗎？」

「因爲你問我，可讓我坦白的說幾句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做什麼工作，但可能你近來工作過度——休息不夠，睡眠不足。」

「我不要心理分析學家來告訴我這一點。每次我去看醫生，他總對我這樣說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不聽他的忠告？」

他從馬甲袋中抽出了一本小冊子來：「這是有道理的。我的生活很忙，像腳踏車一樣直到爆炸了，才能休息。」他翻過幾頁，給我看看他每天生活的情形……「在這裏，你能看到——這